

【味道】

麻叶开花

□王力丽

看到小麻叶，眼前立马浮现出那些油锅里翻卷的热乎乎的日子，那熟悉的老味道让人想起了童年杂七杂八的往事，春节期间家家炸货的香味，仿佛依稀可闻，心一下子软乎了，感觉儿时又回来了。

说起小麻叶，像是一种温暖的纪念，那可是我们童年时难得一吃的小食品，有着浓浓的过年味道。麻叶外形似叶子，上面布满芝麻，故得名。记得小时候，过年不仅是大人的放松休息时间，更是孩子们热闹狂欢的时节。一到春节，我们的鼻子就不够用了，家家炸货的香味此起彼伏，疯跑的孩子们手里拿的、嘴里咔嚓的就是那金黄酥脆的小麻叶。小麻叶有了芝麻的加入，那香喷喷的味道格外诱人，家家都炸，但炸出的形状色泽大不一样，谁家擀成的面皮越薄，炸出的就越脆。我奶奶就能将面擀成薄薄的像纸一样，然后切成长约10厘米、厚约5毫米长方形的样子，在中间切一刀，再将面片的一头从中间的刀口穿过来，我特喜欢这道工序，玩似的把一页页面片从中间穿过，成为一朵朵饱满的叶子，看着就让人欢喜。

油锅一坐上灶台，年味就有了。小半锅金黄透亮的花生油慢慢热起来，放进卷好的小麻叶，白白的麻叶逐渐变得微黄、浅黄、金黄，开始了它们的翻转腾挪，我的眼睛随着麻叶的翻动而转动，如果视觉能品尝的话，我的眼睛早就把它们吃光了。渐渐地芝麻的香味越来越浓，我经常不顾刚刚炸出的滚烫，就立马往嘴里填，还吃着嘴里的，看着锅里的，笑眯眯的奶奶总是叨叨着“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可别烫着呀”。其实，麻叶凉透了更酥脆，但孩子的馋劲可等不及，即便烫得歪嘴龇牙的，但也一个一个吃起来没够，经常是忙活着炸麻叶的奶奶一个也不舍得吃，经妈妈提醒，我们几个就使劲地往奶奶嘴里塞，开心的奶奶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儿时的幸福简单又易满足，不像现在的孩子因为太易得到而不知满足。小时候盼过年，不但有新衣穿，重要的是有好东西吃，那热油翻滚满屋子油烟四起的日子，是一段烟火味特浓的岁月，一个有烟火的家才算家，烟火里含着人间的暖意和岁月的希望。平常的日子也像麻叶，翻过来倒过去的，再困顿、再烦忧，过年了就统统把这一切丢到油锅里，炸出个麻叶开花，让平日寡淡沉寂的味蕾，在咬一口麻叶的咔嚓声中，被激活被叫醒，准备着一场场舌尖上的盛宴。

看到小麻叶，想起的都是快乐而幸福的童年时光，都是温馨且真挚的浓浓亲情，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一边抱怨，一边热爱，即便贫困窘迫，仍有小麻叶让我们欢喜和兴奋，仍然可以不识愁滋味地热气腾腾地活着。

那天，我把小麻叶给94岁的老妈尝了，老妈抿着没有牙的嘴，只听得“咔嚓咔嚓”的，入口即化，一点也不费劲地吃了，还一个劲问我：“这不是你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麻叶吗？”熟悉的老味道，小麻叶唤起了老妈对旧时光的感念，细细品尝小麻叶，也就如同细品生活的滋味，即便岁月的灶台上有时过的刻痕，有岁月的磨砺，但记忆的油锅里依然传递着甜蜜的滋味和幸福的味道，时光即便把人揉搓成味觉迟钝的老妪，依然忘不了那种其乐融融的温情。

小小的麻叶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语言，它以非文字的方式记录了曾经的过往，那种记忆里的小时候味道，其实是一种合家团聚的温馨和实在，是一种难以割舍和忘怀的共同生活的浓浓亲情。



寻访老商埠

小时候，看抗战剧的时候，发现在城市的火车站周围，一定会有日本人的宪兵队驻扎。后来，去过的城市多了，发现也确实如此。比如沈阳、大连等宪兵队都驻扎在当地火车站附近，这与宪兵队是机动部队有关。日本人在济南设的宪兵队司令部就设在经一路路北，车站街30号，距离火车站不足1公里。今天，我就借这个建筑，说说日本宪兵队在济南所犯的暴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日德矛盾就是其中之一，而两国争夺的焦点则是山东的归属。

清末，德国通过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山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山东，也是日本眼中的“肥肉”。1895年，日本曾通过《马关条约》强占了辽东半岛，作为其侵略山东的跳板，但是由于德国、法国和俄国的阻挠，被迫将辽东半岛还给了清政府。日本为此深感屈辱。

十年之后，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溃了俄国，这大大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从此，

日本觉得自己有实力和欧洲列强掰手腕了，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德国。后来的事情，大家很清楚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10月6日，日军占领了济南。随后向中国当局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以山东为起点，独霸全中国。

为了迫使时任大总统袁世凯承认日本独霸山东的事实，1915年3月23日，日本政府以换防为借口，派遣了1000余名步兵和一个炮兵中队进驻了济南，这些军人，就是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就设在如今经一路路北的原德国山东铁道公司。

宪兵队的全称是日本陆军宪兵，是仿照法国宪兵设立的，成立于1881年。最早的一

批宪兵是由东京警视厅的警察改变而来的，他们的职责，说白了就是军队中的警察，类似于纳粹党设立的“盖世太保”。

宪兵队的作战模式和普通的陆军作战部队完全不同。除了常规的军事训练之外，他们还需要学习各种军事法规和警务技术，而他们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各种涉及军队的犯罪活动，随后逐渐扩散到所有针对日军的敌对活动。

日本宪兵队进驻济南之后，济南商埠成了日本人的乐园，大量日本人涌入商埠区，在日本驻济南领事馆与宪兵队的庇护下，肆意妄为，这些人触犯中国法律，山东当局也只能靠外交部向日本领事馆交涉，往往不了了之。



>> 那些年，宪兵队所犯的罪行

济南日本宪兵队隶属设在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受驻鲁日军十二军参谋部指挥，下设济南宪兵分队、德县宪兵分队、惠民宪兵分队、兗州宪兵分队和泰安宪兵分队。在入侵济南初期，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以屠杀制造恐怖气氛。比如，让济南人不堪回首的五三惨案，就是这帮宪兵队制造的血案。

此外，宪兵队还组织恶霸地主、地痞流氓成立特务队，扶持汉奸政权。日本人深谙中国传统“以夷制夷”的政治智慧。在占领山东全境之后，宪兵队开始大量组织特务队、维持会，利用这些汉奸统治中国人，致使当时的济南街头“翻译满街走，特务多如狗”。

对抗日力量进行镇压分化也是济南日本宪兵队的主要任务。1938年，韩复榘撤离济南后，一部分爱国志士曾组织暗杀机构——铁血锄奸团，刺杀叛变分子及汉奸特务。1940年冬，铁血锄奸团因向伪省政府投掷炸弹，被日本宪兵队破获。组织领导人毕生叛变投敌，仍保留铁血锄奸团名号，由锄奸转向反共。另外，日本宪兵队还利用汉奸特务混入我党地下组织，企图进行策反活动。

济南日本宪兵队还设置了“八大公馆”，对抗日军民进行血腥屠杀。济南的八大公馆为宪兵队本部直接领导下的八个分遣队。公馆的日本负责人为宪兵的分遣队长。各公馆

都有杀人权，可随便杀人。这八大公馆是，南新公馆为第一，涿源公馆为第二，其他的是朝阳公馆、凤凰公馆、青华公馆、石桥公馆、狭(霞)公馆，另有齐美公馆。南新公馆由日人武山成护领导，涿源公馆由日人司田领导，这俩公馆杀人最多。凤凰公馆由日人田中领导，青华公馆由日人平警领导，朝阳公馆由日人常其领导，石桥公馆由日人石桥领导。

据相关记录记载，凡被公馆里抓去的人，不死的不多。抓去后用辣椒水灌，死不了，最后再用电刑电死。如果日本人想用狗将人咬死，会先把狗饿一夜，第二天将人绑在椅子上或者一棵树上，再把狗放出来咬吃。

>> 济南少有的日耳曼建筑

抗日战争胜利后，宪兵队的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作为队部的这座建筑，又回到了中国的手中。仔细品味这座建筑，可谓建得十分精妙。建筑南沿经一路，西临原胶济铁路济南火车站广场，呈“L”形布局。在建筑的东侧和北侧，均以一个云状曲线形阁楼山墙作为结束，高高的蘑菇石墙基，浅米黄色水泥砂浆抹面的墙体。在墙面的角隅处，例如窗台、窗楣、门楣等，都以突出墙面的蘑菇石为装饰，光影效果特别明显，而且材料质感对比强烈。该建筑造型的重点部

位是西南角主入口的塔楼。方形平面，外观四层，是整个建筑的制高点。

张润武、薛立所编纂的《图说济南老建筑·近代卷》中，认为这座建筑，是济南为数不多的日耳曼风格的精品。书中写道：“原日本宪兵司令部从造型到细部处理都是济南商埠区日耳曼风格建筑的精品，与原胶济铁路济南站以及车站邮局组成了一个尺度十分适宜的站前广场，环境气氛十分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短暂做过济南铁路局公安处的办公地址，如今被一个企

业所征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9月2日，济南举办了抗战遗址主题展。主题展全面介绍了济南现有的30处与抗战有关的历史遗址，济南日本宪兵队遗址便名列其中。

探访这座建筑，说实话非常费劲，因为周围没有明显的标识，而附近的人对这个建筑也不太了解，只觉得这是一个德国建筑，但是什么时候建的，做什么用的，一概不知，打听了许久，才找到这个位置显眼但是实质上“不显眼”的建筑。

□本报记者

朱文龙